

在高潮中

修震宇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目 次

在高潮中	1
爺倆	11
給毛主席獻禮	21
技工老孫	30
婚事	40
主人	46
一个倔强的人	56
在汽車上	65

在高潮中

昨天快下班的时候，工会的宣傳隊敲打着鑼鼓，在工厂大門外边豎立起一幅高大的宣傳画。画上有一个人站立着的工人，右手平举着，手指指着每一个出厂的工人，画下边寫着这样的字句：

“同志們！我們这个城市追隨祖國首都——北京的脚步，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已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！在这个革命高潮中，站在工業战綫上的工人們，都該有些甚么表示呢？”

这幅画还真把工人們的心給抓住了；凡是走到工厂門口的工人，都互相問答着：

“你該有些甚么表示呀？”

“競賽中見唄！”

在这些工人当中，有位叫苏世强的五十歲的老工人，站在画前仔細看过后，半句話沒說就回家了。他的爱人于秀梅，是家屬委员会的主任；在苏世强吃飯的当兒，她就緊忙出門开会去了。等于秀梅回家时，苏世强早已進入了夢鄉。到了后半夜，苏世强就醒了，再怎么样也睡不着了。那幅画面上的工人形象，一直在他的腦海里浮現着；他思摸着：在社会主义高潮中，要是能露他一手，嘿，那可是太美了！將來，建成社会主义了，誰能把我老苏忘了？他就把車間里的工人，挨着个地都給

排了隊：老張嘛，有我在，沒地方擺他；老李？手藝不怎麼高明；老王？……他一直數了很多，一句話，都不怎麼樣。他很得意地在心裡叨咕着：嘿！憑我這三十年的經驗，要是不打他個頭一炮，那還成？可是，到底怎麼露這一手呢？他花了半夜的時間，就找出辦法來了。

原來，他在車間里，跟王保林、孫悅兩人，共同加工一個產品。在開始加工這種產品時，技術人員協助他們推行了流水作業法。具體做法是：把他三個人分別固定在一個工序上；由王保林“車荒料”，由孫悅“車里眼”。蘇世強呢，在第二個工序——“光面”上進行操作。蘇世強根據過去學過的一刀多刃切削法，準備在刀架上安裝四把刀；同時進行切削產品。他對這個方法很滿意。因此，他在清晨起床時，只隨便吃了兩口飯，就走出了家門。

在路上，蘇世強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嘿，把這個辦法告訴秀梅一聲有多好！她是家屬委員會的主任，要是她知道了，那……那甚麼呢？他想起家屬委員會的老規矩：每逢工廠里的工人有什麼創造時，她們總要派宣傳鼓動隊出去，敲打着鑼鼓，給工人獻紅花。蘇世強想到家屬委員會的工作，也就想起了愛人于秀梅快要生小孩的事。于秀梅今年三十六歲了，結婚十年來，一次也沒生過小孩。今年，就在最近這兩天，秀梅就要臨盆了。這，蘇世強哪能不樂呢！現在，他還想樂上加樂；他覺得：要是戴上大紅花，再趕上孩子落生，這豈不就更好了嗎？不過，事情會這麼湊巧的發生嗎？蘇世強雖然覺得這個想法很可笑，卻又多么希望它成為事實啊！

蘇世強剛邁進車間的大門，就見他的徒工小劉從迎面跑

來，喘着氣地站在他的跟前說：

“蘇師傅，可不好了！”

“出甚么事啦？”蘇世強馬上站住腳，望着小劉驚慌的樣子，心里也扑通通地跳了起來。他知道，小劉每天早晨提前上班，總想開動車床練習技術，因此，他問：“莫不是把車床搞壞啦，啊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！”

“啊！”蘇世強的心里算是一塊石頭落地了，“安靜點，甚么事慢慢說。”

“是这样：昨晚上，王保林師傅找了個竅門，聽說，把勞動效率提高了五倍！”

“真的？”蘇世強把剛落下的心，又重新提了起來。

“可不是真的？我還跟您撒謊？”小劉嚥起嘴來，話音里好象有點委屈的味道，“不信，您就看看去！王師傅干出來的活，都快把咱的車床埋起來了！”

蘇世強隨着小劉的手指向自己的車床望去，嘿！那些半成品，就象小山一樣，堆在他的車床旁。他不由得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真沒想到，叫這個四級工給搶先啦！”

“蘇師傅，您挺有經驗，不興也弄個竅門出來？等着家屬們給王師傅戴花時，您也弄它一朵，叫我們小徒弟也沾沾光，樂一樂，那有多好啊！”

小劉這一提竅門，蘇世強才又把思想集中起來。他心說：幸虧我早就想好竅門了，要不，还真讓他弄個措手不及，叫我老蘇在人前丟了臉。好！弄不上第一炮，第二炮也行啊！全車間四百來人，第二炮也不簡單。他想到這，心情馬上又舒散

开來，喘了口气，便吩咐小刘說：

“沒甚么，安靜点，別象火燎似的，师傅有底，用不着你着急。”他指了指車床上堆得象山一样的產品：“不就是这点產品嗎？今天咱就叫他搬家！”

“搬家？”小刘还不了解师傅的心理，揚着头天真地問：“往哪搬呀？咱不干啦？”

“不干还成！”苏世强把嘴往下一道工序的孙悅那里一扭：“搬到那去！”

“啊！您也找到竅門啦？”小刘乐得小臉都紅了。

“別吵吵！你給师傅找好四把刀，看熱鬧吧！”

“好！”

不大工夫，小刘就找來四把刀。

这时，上班鈴也就响了。

为了减少生產輔助時間，苏世强把四把刀安在刀架上，开动馬达后，便吩咐小刘給他拿活，送活。他特別囑咐小刘：“师傅用新办法干活，你在思想上得有个准备，可別因为配合不好，影响师傅的生產勁头。”

說話間，苏世强就把第一个產品卡在車床上了。小刘捧起第二个產品，給放在車床的刀架旁；接着，他就轉到师傅的左边，等着產品下來，好送到下个工序去。当車間里各种机械轟鳴声响成一片的时候，嘿！苏世强那里就熱鬧开了，活干的就象飛一样的快！只見小刘剛送上產品，另一个產品也就下來了；弄得小刘就象走馬灯一样，圍着苏世强的身左身右，連跑帶顛地跑了起來……一会儿，他把產品送到車床上；一会儿，緊忙又跑到左边去接產品，好往下个工序送；送完產品，又

得跑到右边去給師傅送產品……就这样，不大工夫，就把小刘赶得满头大汗。这时，苏世强看着小刘的忙劲，看着象小山样的產品堆往孙悅那里搬，他渾身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。他干着活，还不停的和小刘說：

“使匀点劲，別累着。”

“不，不累！照这末干，累死也值得！”小刘挽起襖袖，抹了抹头上的汗珠。

“对嘛，加緊生產搞競賽，不想办法出力气还成！”

这时已經是十点多鐘了。苏世强已把產品干出了一多半。他这边的產品堆再不象小山样了，可是孙悅那里却垛起了小山堆。苏世强便很得意地在心里叨咕說：

“王保林哪，王保林！这时候你是不是躺在被窩在想啊：这回可够老苏忙活一气啦！嘿！王保林，你算把小算盤打錯了啊！”

苏世强正想到得意处，忽听到車間外隱隱傳來鑼鼓声。一会，只見車間大門啓开，一陣緊張的、激动人心的鑼鼓声涌進車間，一群穿着節日花衣服的妇女走進車間里边來了。苏世强心想：“秀梅她們的工作真是做到家了，車間里有个風吹草动的，她們就知道得这么快，这回大概是給王保林戴花來了。”但他又一想：“不对呀，王保林是夜班，他現在沒來呀！那么是誰呢？我，不可能吧？也沒人知道我找到竅門呀！那么，也許还有別人也找到竅門了？”忽然，家屬宣傳鼓劲隊奔他这边走來了。他的心情馬上緊張起來：“到我这边來干甚么？这边再沒別人找到竅門呀！”忽然，鑼鼓声停下來了，在他身后响起了一陣脚步声。当他的心快要跳出口來时，听到身后人們的

說話聲，心又刷地一下，就象從萬丈懸崖上掉了下來似的。

“王保林同志是夜班，他不在。我看，把花給他掛在車床上吧。”這是車間主任的說話聲。

“行，行！”一個尖嗓門的女孩的聲音：“這更好，他晚上一上班，只要看到這朵紅花，干活就會更有勁。”

“對，對！你說的很對！我代表大家謝謝你們了。”還是車間主任的聲音。

“謝甚麼！我們主任早就說過：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事。好啦，我還有事到工會去呢。大嬸、大姐，咱們走吧！”

隨著這個尖嗓門女孩的說話聲，在蘇世強身後又響起一陣雜亂的脚步聲。蘇世強還沒舒出一口氣來，小劉就在他的身旁喊了聲：

“喂！你們怎么走啦？怎不給我師傅戴花呀！”

這一下，把蘇世強的心又給提到嗓子眼上來了，他心說：“小劉這孩子有出息，真機靈！”但他仍然裝得不動聲色地說：“小劉，嚷甚麼！咱們爺倆搞了這麼大點的竅門，还用這樣大吵大嚷啊？”

家屬宣傳鼓勁隊听了小劉嚷叫，又呼拉一下子涌回來。只見從她們當中跑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朝着蘇世強說：

“蘇大叔，關半天您在這兒，我還要到工會去打聽您呢！”

“你們站在這說了半天話，還不知道蘇師傅在這？真官僚！”小劉把嘴一撇。

蘇世強看這女孩，原來是鄰居老張家的玉蘭，便把小劉推了一下：“別亂放炮！”又朝玉蘭說：

“玉蘭，關半天是你呀！我說剛才聽話音為甚麼有點耳熟

呢。你找我有事呀？”

“有事，大叔，我給您道喜呀！”

“道喜？”苏世强伸手搔了一下头皮，得意地說：“唉，有甚么喜可道啊？大叔只不过找了个小小的竅門……”

“啊！您也找到竅門啦？”玉蘭回身朝隊員們喊道：“來！再拿朵紅花，給苏大叔戴上！”她从別人手里接过紅花，走向苏世强跟前說：“这回您可是双喜臨門了！我更得向您道喜了！”

“双喜臨門？甚么双喜呀，我只找了一个竅門。”

“哦，您还不知道啊！我大嬸生下个男孩子，可胖啦！”

“生下个男孩子？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真的！我还唬弄您？”玉蘭挑起了兩条眉毛，把头歪了歪說。

“我师傅有了男孩，我也有了师弟，这，这可太好啦！”小刘說着，便鼓起掌來。

有人一带头，掌声馬上便响成了一片。車間主任制止大家說：

“慶賀嘛，不一定非得鼓掌，咱們現在是生產時間呀！”

小刘和玉蘭吐了吐舌头。車間主任知道苏世强家里只有兩口人，秀梅生孩子恐怕沒人照顧，便說：

“苏师傅，現在只有个半鐘点就吃午飯了，你回家看看去吧。有甚么困难，午后回來告訴我一声，好想办法。”

苏世强五十歲的人，这下才有了孩子，哪能不乐呢？他的心早就飛到家里去了。他馬上就拿起紗布把手擦了擦，对小刘吩咐了几句什么，就走出了車間。

家屬宣傳鼓動隊完成了任務，便也陸續奔車間外走去。玉蘭走到車間門口，把手伸入衣裳口袋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從袋內摸出一張紙條，便飛也似的朝車間外跑去。她一直追到工廠門口，才看見蘇世強，便扯開嗓門喊了聲：

“蘇大叔！等一等，這還有您一封信呢！”

蘇世強站下腳，從玉蘭手里接過信一看，馬上就愣住了。原來，信上寫着：

“世強：我生下個男孩子，很胖。母子身板都很好。我想，你聽了這個喜信准要高興。家裡的一切都有家屬委員會來照看，你不要耽心。你不是說過嗎？你們車間是流水式的生產，如果中間有一個人耽誤生產，就會影響好多人生產。你們每個人既然是一個蘿卜頂個坑，那麼你聽到喜信，只是樂呵一下，別請假回家了。秀梅。”

蘇世強不由得“嘿！”了一聲，自言自語起來：

“我這是怎麼的了？這樣小的道理卻叫秀梅先想起來。萬一孫悅在我走的當口，也研究出個竅門來，把小山樣的產品搬了家，這，這可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，里外不是人了。在車間里，孫悅停工待料，影響了生產，我這紅花戴着也不光榮啦；回到家裡，還得叫秀梅批評一通。……”

他想到這，就不知不覺地挪動了腳步，又重新轉回了車間。孫悅就從迎面走來，滿面笑容地說：

“蘇師傅，你怎麼又回來了？我剛才找你，才知道你得了個男孩子，得給你道喜啦！”

蘇世強客氣了幾句，正想去忙着干活，孫悅又帶笑地說：

“我想請你幫個忙。你看，你的勞動效率一提高，我可忙

不过來啦！我要不設法改進工作，你們干的再快，出的活再多，也不算出了成品。我想請你幫个忙，也把工作改進一下，好配合生產。”

“幫你改進工作？這——”苏世强本想說：“咱們這是搞競賽，我幫忙你，將來怎么算這筆賬呢？”但他話到舌尖又縮回去了。他知道孙悅是共產黨員，要把這話說出口，非挨批評不可。

可是孙悅就好象知道苏世强的心事似的，馬上開口說：

“苏師傅，你幫个忙吧！改進了生產，再給你戴朵紅花，那就成了‘三喜臨門’，豈不更光榮嗎？”

这下正刺在苏世强的心病上，臉立刻象火燎似的紅了起來。他緊忙解釋道：

“搞競賽是為了生產嘛，我是說——，咳！是說——，好了，我不說了，中午吃飯時研究吧！”

中午，孙悅和苏世强湊在一起，一邊吃飯，一邊核計着改進工作的事。有些工人聽說他倆研究找竅門，也都湊過來，參加些意見。办法很快就想出來了。孙悅不是負責“車里眼”嗎，他用的是一把刀；新办法是準備在一個刀把上安裝五個刀片。但是這種新式的刀具需要重新制造。“刀片到哪找去呢？誰來把刀片鉚在刀把上呢？”苏世强剛把這些困難提出來，好多工人連飯都顧不得吃了，齊聲說：“咱們有廢品倉庫，我們負責給找刀片！”電鉗工蔡榮聲說：“我負責電鉚！”苏世强瞧着工人們這種熱乎勁頭，又想起了秀梅給他的信，心里不覺有些感動，便馬上抽身跑進廢品倉庫去了。

俗語說的好：“人多好辦事。”很快就是一切東西找好了。

电鋸工蔡荣声按照苏世强的意見，把修整好了的刀片給鋸到刀把上之后，試驗的結果情况良好。在这項產品加工过程中就达到了均衡生產了。当午后家屬宣傳鼓动隊再給他們戴紅花时，苏世强再也沒有早半天那种心情了……

爺 倆

—

四層高的大樓，已經砌起兩層來啦。整隊的抹灰工人，按施工指示圖表，紛紛調進工地。

在這些抹灰工人調進工地的第二天晌午，他們听了由工会举办的楊德重抹灰經驗介紹后，就东一堆西一伙的，坐在宿舍周圍的大榆樹底下，進行漫談。在緊靠外邊的一棵樹底下，坐着兩個工友——是爺倆：叔叔叫李青山；侄兒叫李樹林——是個青年團員。爺倆都是從鷄西縣工程隊隨同小組一齊來的。從前，基本建設任務不多，爺倆總是半工半農地勞動着，有活就出來，沒活就在家蒔弄庄稼。今年，在爺倆離開鷄西縣時，青年團委干部，熱情地向李樹林說：

“小李，我們都在等着，你們一定要帶着光榮回來！”

今天，李樹林就把團縣委對他們的希望，向他叔叔李青山說啦。李青山用手摸着鬍楂，好象挺有把握似的說：

“小伙子瞧好吧！我這個組長也當了不是一年半年了，就憑我這幾十年的技術，准能給鷄西增光就是啦！”

李樹林老半天沒吱聲。原來，他的眼光，直射到工地那邊去啦：在那已經砌起來二層樓旁的腳手架上，到處插着紅旗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叫風吹着擺呀擺的直晃眼。最使李樹林注意

的，是在楼房东角窗口旁，斜插着的那面大红旗。虽然看不清上边写的啥字，但叫风吹打着的响声，却很吸引人。李树林瞧了半天，才收回眼光，对李青山说：

“老叔，您瞧见那面红旗了没有？”

李青山顺着李树林手指处，看了看说：“嗯，好大的个呀！”

“咋儿个我在团支部打听明白了，那旗是奖给王春喜小组的。因为他们学习杨德重抹灰经验学习得最好。刚进工地那天，我还纳闷：在工地插这些红旗干啥呀？敢情，那都是完成任务最好的小组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入了冬，等咱把活交上，也抗上一面红旗回鸡西，那不就带着光荣回去了吗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不过团支书告诉我，抗红旗得有条件！”

“啥条件？”

“活要好！”

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保险！”

“还得要快！”

“咱也不比别人少胳膊少腿，就能落后啦？”

“嘿！”李树林瞧了叔叔一眼，憋不住笑了笑说：

“您老先别吹！人家都学习了先进经验，使上新办法啦！”

“先进经验？是不是早晨讲的那些？”

“嗯！”

嘟嘟嘟，李青山把大烟袋锅在树根上敲了敲，一边装着烟，一边摇了摇头说：

“咱们没那个条件！你看，咱组来了十五个人，一等工只有四个，四个四等工，剩下的都是小徒工。四个成手带这么些

半拉子……你說咋干？”

李樹林緊忙解釋說：

“王春喜小組的徒工比咱們還多呀！”

“你知道人家徒工學了多少年手藝啦？徒工若都能抹灰，誰還去學手藝呀？年青人到哪兒要沉着穩當。學習不好先進經驗，叫徒工把質量弄糟，紅旗就得不到手啦！”

李樹林听了有點不服，便說：

“工會和團支部可都說：學習了先進經驗，活能做又快又好，還能多帶徒弟！工會還能跟咱們說瞎話呀！依我看，要想得紅旗，非得學習先進經驗不可！”

“咳！你知道啥呀！”李青山站起來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塵土，就往宿舍走去。李樹林也只好站起來，追上去。

二

動工啦！李青山一到工段就把小組打亂重分，李樹林怎樣勸也不行。李青山反倒向李樹林說：

“你想不想帶着光榮回鷄西啦？”

“怎不想呢？可是，你把小組都打亂啦，還怎麼學習先進經驗哪？”

“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！小徒工若都抹灰，誰保證質量呀？”

“工會可告訴咱們要學習先進經驗啊！”

“你光聽說，你看見過啦？”

“這……”李樹林叫他叔叔一句話堵得半天沒出聲，他心里也拿不定主意了。他光聽說先進經驗好，好在哪呢？他也

弄不清，就只好問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就瞧我的得啦！”

李青山把組里的人按自己的心意分開啦：一個技工帶個四等工，剩下的徒工，都干供灰、挑灰、運灰的活計。行政發下來的新工具根本就沒用，都放在床底下啦。他還滿有道理的說：

“拿托板往牆上抹灰，一糊一大片，末了再來找平，這簡直是脫了褲子放屁，多費兩道手續！”

沒過兩天，小徒工們瞧着別組徒工，都跟着技工抹灰，越看越眼饞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家巴什搶到手，也跟着抹几下。一天午前，一個叫郭春祿的小徒工把李樹林拉到一邊說：

“李師傅，王春喜小組學習了先進經驗，六個技工帶十二個徒工，總是提前完成任務得紅旗，咱們不好也學學，得個紅旗爭個臉，叫我們小徒工也抹上灰！”

別的小徒工們一聽，也圍上來啦，齊呼拉地說：

“咱們小組不叫徒工抹灰，等別組徒工当了師傅，我們還是二把刀！”

李樹林這兩天也正在和工會研究。工會鼓勵他先爭取一些技工，一同把新辦法試驗一下。他叔叔李青山如果看到真玩藝兒，可能就服氣啦。李樹林在技工中做了些思想工作，但一時還沒見效。他知道這樣下去也太不象話：使用老一套干法，幾天來，老也沒完成任務，不光紅旗沒指望啦，工資也比別的組相差太遠，工友們三心兩意的，個個擰着眉毛干活。今天李樹林瞧着徒工們，帶着哀求的眼光望着他，心里不由地打了個閃，心想：工會主席告訴過，一個技工帶兩個徒工就能

試驗，我何不先帶兩個徒工試試看呢！想到這，他安慰了徒工們一番，叫他們安心干活，保證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。

這天中午，幾個組的小徒工，在一塊鬧着玩。也不知是誰，看到他們小組這兩天都沒完成任務，人家學習先進經驗，他們還在單干，就在玩笑中順口叫了聲“老牛組”。嘿！這下子，“老牛組”這個名稱，馬上傳遍了全工地。李樹林听着更難受啦。當天晚上，就到工會和團支部那里，一直談到深夜才回宿舍。

三

轉天早晨，李樹林把工會和團支部的意見，以及自己所想的又考慮了老半天，後來又到王春喜小組的工作段，請王春喜給表演了一番。這回，他心里才有了底。上班的時候，他向李青山說：

“老叔，照这么干下去够呛了，任务完不成，工友还少拿工資。再說，徒工老也抹不上灰，得多嚙学会技術呢？”

李青山的脾氣雖然固執，但是，這兩天的風頭，也使他有點把不住舵啦，連說道：

“那你看怎麼辦呢？”

“我剛才到王春喜小組瞧了一下，先進經驗是真快真好！你給我倆照量一下吧！”

小徒工郭春祿一心想抹上灰，就插嘴說：

“對，照量照量吧！常言說的好：耳聞不如眼見，眼見還不如親手干呢！老師傅們心里有底就成啦！”

但是李青山還認為：完不成任務不一定是因為沒學先進